

纯粹市场经济体系能否满足社会 大众的需求?*

——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两大市场信念

朱富强

(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纯粹市场经济体系往往不能提供满足社会大众需要的产品:一是市场机制所遵循的效益原则往往会忽视社会目标,并由此产生私人富裕和公共贫困共存的局面;二是现实市场中生产者往往比消费者拥有更大权力,并由此使生产主要源于生产者基于利润的供给,而非消费者基于需求的引导。显然,前者为增强政府的公共品供给能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后者则为反思消费至上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基于效益原则和力量结构的维度,我们应该且可以重新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两大市场信念和消费理论。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系;效益原则;力量结构;福利最大化;消费者主权

中图分类号:F09;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3)05-0017-12

一、引论:自由市场的两大信念及问题

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规律并完善社会经济体系的学科,而一个完善的社会经济体系则“必然能够最大程度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提供人们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①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尤其是经济学要关注弱势者的需求和福祉,探究缓解贫困问题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目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世济民”。要更好地构筑社会经济体系,需要探究人类需求的演化、社会劳动的配置、产品的创造以及价值的分配等问题,这些也是早期古典经济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但新古典经济学却扭转了这一观点,并为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辩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成为满足人们需求的基本手段,而且是一种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经济体制。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主张主要源于两种市场信念:一是源自新古典经济学的福利最大化信念:市场竞争不仅可以通过优化稀缺资源的配置实现福利最

收稿日期:2013-02-01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GD12CLJ02)

作者简介:朱富强(1971—),男,江苏丹阳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博士。

大化,还可以将人们的逐利行为与社会福利的整体改善相结合,这又依赖于市场机制中的“无形的手”。二是源自奥地利学派的消费者主权信念:纯粹市场经济体系完全受消费者偏好、价值评估和选择控制,在给定稀缺资源条件下,消费者偏好和选择启动了数量不断扩张的企业家市场活动,产品供给的种类和数量都是消费者需求引导的结果,而市场传递的价格信号成为沟通消费者偏好和产品供给的最有效机制。正是基于这两大市场信念,现代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从研究社会分工和财富创造的“国富论”转化成“研究稀缺性资源如何配置”或者“理性人如何行为”的技术学科,并致力于打造一个政府仅仅充当“守夜人”的纯粹市场经济体系。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这两大市场信念都存在问题。就福利最大化信念而言,尽管纯粹市场机制激励人们使用一切可用的工具和手段以实现私利的最大化,但个体利益间果真是自然和谐的吗?尤其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促使人们的社会性需求日益增长,那么,市场机制是否能够满足这种不断增长的社会性需求,以及能否有效地促进私人和社会共同繁荣,这涉及真实市场的运行机制问题、公共品及其他民生保障如何供给等问题。就消费者主权信念而言,尽管市场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供求关系的调整来实现生产和消费均衡,但提供的产品是否由消费者需求所引导,尤其是市场供求本身体现了交易主体的力量对比,那么,现实市场中的收入分配能否体现各自的劳动贡献,能否通过社会应得权利的深化来促进市场秩序的健康有序扩展,显然,这涉及现实市场中的权力结构问题、消费者主权何以生产者主权所取代等问题。

实际上,无论是福利最大化信念还是消费者主权信念都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只有完全竞争才能保证企业家通过技术改造而不是信息垄断来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在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的基础上保证理想的产出量,从而体现消费者偏好。问题是,完全竞争只是一种抽象假设而远非现实情形,现实市场体系中无论是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还是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或生产者之间都存在非均衡的权力结构,从而必然导致生产偏离消费者的需求。克莱因就写道:“说‘市场’决定着资源配置显然是一种误导,因为权力群已经事先限制了市场,决定了它将显示出的选择的方式。”^②正是由于现实市场中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体系,产生了不公正的收入分配,而这又制约了社会秩序的有序扩展。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壮大弱势者的力量,也就是要引入抗衡力量,需要增强政府在公共品供给方面的能力。因此,本文基于这两个维度对纯粹市场经济体系进行剖析,并以此为财政税收等奠定微观理论基础。

二、福利最大化质疑:私人富裕与公共贫困

承袭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先验地假设,市场上个体是平等的,而且每个人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力量来追求私利最大化就可以促进社

会福利的提高,这就是“私利即公意”命题。为此,它极力推崇市场机制,主张依靠市场供求力量来决定价格、制度乃至分配模式等。问题是,既然纯粹市场机制的运行以力量博弈为基础,供求关系由背后的力量起作用,那么,不平衡的力量结构必然产生向强势者倾斜的财富分配,而马太效应又会进一步强化财富的集中和金钱的霸权,从而导致社会收入两极化。同时,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是效益导向,每个人往往会追求私利最大化而置社会需求于不顾,这就是“公共品的供给困境”问题。尤其是伴随着社会发展,社会性需求日益提升,激励追逐私利的市场机制就愈发无能为力,以致私人富裕和公共贫困共存的社会事实日益凸显,进而不断加剧收入分配两极化和社会矛盾。

其实,除了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理需求外,人类需求或多或少都具有某种社会性,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性需求越来越凸显,占人类需求的比例也越来越大。譬如,黄有光指出,在温饱过后,私人消费已不能增加快乐,而对环保、安全、教育等方面的需求则越来越大,这些方面构成了影响人们快乐的愈益重要的因素。因此,富裕社会越来越需要一些基本的公共事业,如道路、学校、博物馆、低价住房等,而这些公共品的提供正是社会组织或政府的能力所在。穆勒很早就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在政治科学中还是在实际政治中,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政府的职能和作用的适当界限在哪里。在其他时代,人们争论的问题是,政府应该如何组成,政府应根据什么原则和规则行使权力;现在的问题则是,政府的权力应伸展到哪些人类事务领域。”^③显然,穆勒在170多年前提出的这一问题在当前社会,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又被重新提出。

加尔布雷思指出,任何一个运行良好或管理有效的社会都应该使公共服务跟得上私人生产,并将私人产品和服务与政府产品和服务供给之间令人满意的关系称为社会均衡或社会平衡。但不幸的是,长期以来,社会均衡状况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能够使公共服务与私人生产和商品消费保持起码的均衡关系;相反,“私人部门的富有不但与公共部门的贫乏形成了令人震惊的反差,而且私人产品的丰富性显然是造成公共服务供给危机的原因。”^④这种私人富裕与公共贫困共存的现象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被加尔布雷斯所强调的,半个世纪之后这一状况却依然没有得到多少改观,在那些收入差距悬殊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一般地,社会达尔文主义越盛行、纯粹市场机制越被强调的地方,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之间的失衡情形就越明显。正因如此,这种反差不仅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现象,而且在现在的巴西、墨西哥、菲律宾、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随处可见。究其原因,在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支配下,这些国家都在努力贯彻自由放任的市场政策。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之所以会引发这种相悖现象,关键就在于它对经济增长的关心超过了对生活本身的关心,对“物”的注意超过了对人的

注意;相应地,由此构造的经济体系目标往往并不是提供商品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实现经济指标的增长。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宏观上 GDP 数字获得了重视,它成为衡量政府组织效率的主要指标;另一方面,微观上利润获得了重视,成为衡量商业组织效率的主要指标。正因如此,工业公司、航空系统、银行、政府官僚机构等的目标都局限于组织目标而非公共目标,重视的是经济效益而非社会效益;相应地,现代经济体系往往是为生产而生产,而不问产品的实际效果如何,如发电厂对空气的污染、汽车对肺部的影响等。正因为公共目标遭受了严重的曲解和忽视,纯粹市场经济体系中会伴随失业、通货膨胀、贫富不均、道德败坏以及生活质量下降等现象。尽管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倡导的市场化体系却将所有市场活动都纳入 GDP 统计中,从而形成了这样的相悖现象:GDP 数字似乎在不断增长,而人们的福利却在不断下降。

同时,对经济效益的过分关注以及对社会效益和生活质量的忽视,还会引发自然资源的耗竭和自然环境的恶化,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就自然资源的耗竭而言,由于计算 GDP 时通常不考虑投入成本,追求私利的市场主体就会把自然资源以及业已存在的社会资源当成免费投入品;尤其是基于个体理性的市场竞争,个体或组织之间往往会为私利而对公共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捕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因为鲸鱼是不可再生资源。就自然环境的恶化而言,由于厂商采用污染严重的生产方式往往要比采用污染较轻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在缺乏社会干预的纯粹自由市场机制中,这种厂商不承担社会负外部性的经济行为在耗竭资源的同时也必然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

针对上述种种问题,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诉诸的只是市场机制。问题是,自由市场并不能为减少资源掠夺和环境污染提供一个激励机制。究其原因,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往往不是落在污染的制造者及其顾客身上,而是在其他人乃至后代人身上。因此,无论是产品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没有积极性去抵制大量使用资源并污染环境的企业。乔治就写道:“一些评论家将美国体系特别归结为功利主义与道德软化。他们认为美国的富足正在侵蚀其工业结构与繁荣状况。人们对伦理道德大肆排斥,取而代之的是放纵挥霍与享乐主义。效率至上与迅速发展也存在消极作用,它造成了奢侈浪费与人为商品废弃现象的蔓延。生产出的产品并不追求尽可能长的使用寿命,因为这样做可以创造持续的更新需求从而保证产品的长期销路。”^⑤以美国为例,尽管军工业在美国经济中占据极大比重,但并没有提高人们和社会的生活和福利,反而在整体上降低了社会效用。显然,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重新树立经济学对公共目标的关注,而不是听任经济人追求私利。

当然,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承认市场失灵的存在,但它只是将市场失灵归咎于外部性、垄断、规模报酬递增等因素,并把这些因素视为“例外

而不足以构成理论的一部分”。^⑥ Guerrien 就指出，如果抽掉诸如“摩擦”、“失灵”等，那么就可以发现，现代主流经济学常常无根据地坚持“市场机制”将产生“有效的”结果。^⑦而且，在一些主流经济学人看来，与政府失灵相比，市场失灵至少是“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次优选择，因此，他们很少承认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基本假设和研究思维上的错误，也不愿意花大量精力去剖析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结构问题，而是热衷于为自由交换和市场竞争辩护。斯蒂格勒就承认，“经济学的职业训练会使人成为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这种保守主义“希望绝大多数经济活动由私人企业进行，它相信，私人力量的滥用一般会受到竞争力量的制约，而竞争理论通常也能提供效率和进步”。^⑧

总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逐渐变得更为富足，此时“生活必需品”和“维持生计的工资”主导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忧惧已经不再笼罩 20 世纪末的工业社会，相反，现代社会开始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即私人消费的增加带动了人们对环境、卫生、教育等公共品需求的提升。一般地，随着私人消费品的增加，公共品需求也就日益增大，而这有赖于政府的参与。正是由于政府功能的缺失，社会均衡问题日益凸显，以致“财富愈多，污垢愈厚”。对人类福利来说，日益重要的公共目标为什么会被现代社会所忽视？加尔布雷斯认为，关键在于现代垄断经济体系中传统的完全竞争力量已被强大的组织力量所代替，如巨大的生产者、全国性零售公司和强大的工会，它们操纵了市场、操纵了消费者，从而操纵了经济。不幸的是，传统智慧却没有跟上形势，现代经济学所承袭的依然是使用分析个人消费品的的新古典经济学思维。

三、消费者主权质疑：权力结构与产品供给

承袭奥地利学派思维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先验地假设，厂商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必然会基于对消费者的偏好预测进行市场决策，总是生产消费者比较偏好并愿意出价高的产品，从而能够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同时，为了增强竞争力，厂商总是在不断提高技术、减少浪费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得价格优势，而且有利于提高消费者剩余。米塞斯就强调：“生产者本人，如他们那样的，完全不能命令生产的方向。这对企业家和对工人都是一样的，他们最终都需要向消费者意愿臣服。而且不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人们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而是为了生产可能被消费的产品。”^⑨问题是，现实生活中果真如此？一般地，厂商和消费者具有这样的特性差异：一是两者的数量不等，较少数量的厂商更容易形成同盟；二是两者的产品信息不对称，厂商更了解产品的质量和成本等。显然，市场上少数的几家厂商就可以通过协议来排除价格竞争，而只在其他领域进行竞争。

其实，尽管市场主体接受了市场契约或制度安排，并由此形成了某种策略均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遵行制度规则都是心甘情愿的，更不意味着实现了

帕累托最优。市场主体之所以接受既定的制度安排并在此之下展开行动,主要是没有更好的选择,或者说它不是最差,或者直接就是被诱导的选择。Lukes 归纳了三个主要的权力维度:一是一维权力观,即通过绝对的势力在公开冲突中能够获胜的能力;二是二维权力观,即在“游戏”开始之前一方就已经操纵了游戏或设置了游戏规则而拥有控制另一方的能力;三是三维权力观,即一方能够用一种违背另一方利益的方式操纵其偏好。^⑩现代主流经济学主要考虑了第一层次的权力概念,而且基于“私利即公意”命题将运用这种权力视为合理。但如果考虑权力的另外两个维度,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影响现实市场运行的背后因素,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体系中产品供给的决定权。正是由于现实市场中厂商和消费者的权力是不对称的,后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柯兹纳也怀疑消费者主权在现实世界的可行性。^⑪

消费者主权理念强调,纯粹市场经济体系可以忠实地表达消费者偏好而不为厂商所控制,从而可以将其视为消费者的系统性的、有效率的仆人。加尔布雷斯却指出,多数商品已经是满足公众心理需要的商品,因而大公司能够引导、左右甚至创造消费需求,对顾客施加“需求管理”。也就是说,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主要是听从了生产者的指示。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体系提供的仅仅是能够实现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产品,而不是真正满足社会大众需要的产品,从而也就难以促进社会福利提升。显然,正是由于厂商在与消费者的较量中占有优势,现代大公司不仅能自行设计和生产商品并规定价格,而且也可运用广告和推销术以劝说消费者按照它们设定的销售计划和价格来购买商品,为此,加尔布雷斯提出用生产者主权代替消费者主权。

同时,正是由于现代社会的消费往往受到厂商的诱导,也就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一些人在连基本需求还难以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却将大量金钱花费在相对并非重要的次一级需求上。例如,对生活在美国联邦贫困线(收入水平绝对值)以下,占总人口 12.6% 的美国人的调查发现,他们中 80% 的人拥有空调,近 75% 的人至少拥有一辆小汽车或卡车,近 33% 的人拥有一台计算机、一台洗碗机或者第二辆车,但他们却往往没有钱来购买食物等基本生活品。^⑫这意味着消费者的品味和偏好并不是独立于经济体系的外生变量,这也是加尔布雷斯挑战新古典经济学传统智慧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然,不是所有的厂商都拥有制定价格并诱导消费者购买的能力,只有具有强大权力的大厂商才可能有计划地进行产品设计、生产和引导消费,这与随时根据市场供求进行调整的生产方式有很大差异。加尔布雷斯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实际上包含了两种经济体系:一是由技术结构阶层掌握的“计划”体系,由 2 000 家左右的大公司组成;二是仍受市场机制支配的小工商业所体现的“市场体系”,由数百万个小企业、小商贩、农场主和个体经营者组成。同时,由于两种体系的权力是不平衡的,从而形成二元经济结构:前者计划生产和计

划销售，采取的是控制价格的方式，而后者无权控制价格和支配市场。显然，在这种体系中，小工商业受大工商业的剥削和压迫，造成收入不均等，从而使两种体系的不平衡加剧，这表现为大企业对小企业的剥削以及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

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厂商的力量差异不仅体现在相互之间关系以及对待消费者的关系上，也明显体现在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上。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强调应该由市场机制进行经济调节，问题是现实经济并不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之上。例如，在 2007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投入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去帮助房地美、房利美以及通用、克莱斯勒等。试想：在次贷危机中，美国政府为何没有大力救助无家可归的穷苦百姓，而是主要救济投资失误的银行和投资公司？其实，自由市场交换仅仅针对弱势者，一旦市场损害了富裕阶层的利益，政府干预就会出现。海尔布罗纳和米尔博格指出：在前市场社会，财富倾向于跟着权力走；到了市场社会出现之后，权力则倾向于跟着财富走。^③即现实市场中不同的厂商面临着不同等的市场压力，垄断某种商品或劳务生产的大公司可以通过自身力量或者利用政府力量来减轻或免除市场的竞争压力，这也是加尔布雷斯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智慧的另一重要内容。

其实，这一点已经为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认知，如斯蒂格勒提出的俘虏理论。从理性经济人出发，斯蒂格勒认为，管制本质上是利益集团利用国家权力将社会资源从其他利益集团向本集团转移的一种工具。由于一个利益集团寻求国家政权支持时，会损害另一些集团的利益，这就会出现寻租竞争，造成社会资源的无谓浪费。至于寻租竞争的结果究竟会有利于哪些集团的管制或什么样的立法被通过，这就取决于寻租竞争中利益相反的集团的力量对比，力量强大的集团往往是赢家。一般来说，生产者对立法过程的影响较之消费者有明显的优势：一是厂商数量更少，容易花较少的成本组织起来；二是每个行业内的厂商都可能比它们的消费者有更多的同质性；三是厂商已经组成了向其他成员提供私人物品或物质利益的行业协会；四是由于厂商数量少于消费者，他们获得的人均收入高于强加给消费者的人均损失，从而大厂商更有激励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

不过，斯蒂格勒等人对规制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说明规制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政府失灵，从而主张不应该有任何规制，而不是去探寻如何实行合理规制。事实上，斯蒂格勒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倡导者之一，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芝加哥大学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巴克豪斯就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名单显示，很大一部分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及其后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很多都信奉自由市场，其中很多人也都与芝加哥学派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同时，在整个 70 年代发展出来的经济理论有很大一部分从宏观经济理论到政府失败理论，都可以被用来批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④相反，加尔布雷

斯则认识到政府往往被俘虏的权力根源,并试图通过根除这种权力根源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听任市场机制的运行。在加尔布雷斯看来,市场体系和计划体系的对立,尤其是两种体系权利的不平衡将造成收入更不平等,这是美国现代社会的基本冲突和一切弊端的根源,特别是政府的态度往往是向大公司倾斜,政府只关心大公司的利益而不会为小企业服务。因此,要彻底纠正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之间的关系,必须从两部分经济间权力的均等开始,这也就是加尔布雷斯的抗衡力量理论。

加尔布雷斯认为,无论是对厂商还是消费者,总有一种动力推动他们去发展能让他们保护自己不受剥削的力量,这就是抗衡力量。抗衡力量不是出现在同一方市场,而是来自市场的对立双方,不存在于竞争者之间,而是存在于厂商和消费者之间或者装配商和供应商之间。加尔布雷斯特别强调,任何企业的经济力量都要受到其支配一方抗衡力量的限制,一方市场力量的存在就会产生一种动力,这种动力会形成另一种压制它的力量。正因如此,“作为一个一般的规则,我们可以依靠出现的抗衡力量作为对经济力量的一种约束”,^⑮如对垄断厂商的制约不是新企业的进入而是来自市场另一强大的买方,行业的失败也不是由于缺乏竞争而是由于缺乏抗衡力量。相应地,要防止一些经济力量的过分强大和滥用,不能寄希望于各组织本身,而是要培养抗衡力量。那么,如何培养抗衡力量?除了需要一定的机遇和能力外,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政府的帮助:应由国家出面协助对抗力量较弱的一方,以使双方的力量趋于平衡。

总之,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可以提供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但这种消费者主权信念是以完全竞争或者近似完全竞争为基础的,消费者能够了解产品的成本、质量和功能,至少是质量和功能在使用后就能被了解的经验性商品。实际上,尽管消费者主权的倡导者门格尔假设市场迟早会趋向于一组经济价格,但他却不曾断言可以假定任何市场都存在这样一组价格。^⑯现实情形恰恰相反,不仅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而且能够完善感知的经验性商品也是稀少的。正是这些事实导致了消费者主权实际上已经为生产者主权所替代,生产者不是按照消费者的需求进行生产,而是根据效益原则进行生产,并引导消费者消费。生产者主权的典型表现就是广告的盛行,而且受市场崇尚追求自利动机的支配,劝说型广告越来越普遍。同时,为了追求源源不断的利润,这些厂商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来怂恿人们不断喜新厌旧。在这种情形下,现代社会中生产组织的使命也被视为不断创新,不断创造新需求。例如,通用汽车公司的凯特林就宣称,“经济繁荣的关键是有组织地创造不满足感。”^⑰最后,由于权力的不对称,不仅消费者被生产者诱导,而且政府也会被生产者俘虏,从而推出一系列有利于生产者的政策措施,尤其是为具有强大计划体系的大企业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显然,根本就没有现代主流经

济学所臆想的所有人都处于平等地位的市场体系，基于力量较量下的市场机制也根本不能满足社会大众真正的需要。

四、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有效需求理论

社会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纯粹市场机制并不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市场机制的运行根本上基于效益原则而非效用原则，市场主要满足于反映私人目标的需求，尤其是富人追求的奢华和攀比欲，而反映社会基本目标的需求则往往遭到忽视；另一方面，人们的私人需求往往受社会的、心理的因素影响，市场往往激发出大量的非真实性需求，通过消费诱导等手段来“榨取”社会大众仅有的消费能力，而反映低收入者真实需要的合理需求则往往得不到满足。正因如此，在纯粹市场机制中，厂商往往努力为拥有强大购买力的富裕阶层服务，尤其是不顾社会代价地满足被激发的非真实欲求。这样，纯粹市场经济体系往往生产和创造很多并不紧迫的私人产品需求，而更紧迫的公共品供给则严重滞后和不足，从而导致了私人富裕和公共贫困共存的现象。

加尔布雷斯认为，“未能使公共服务与私人生产和商品使用保持最低限度的关系，这是社会紊乱或经济衰退的原因。”^⑧一方面，就被激发的非真实欲求而言，当前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私人需求实际上不是源自真实需要，而是被生产者通过各种工具“劝说”和“诱导”的。显然，这种需求具有两大特点。第一，由于是被诱导的，往往脱离原初的实际需要；而且，这类不真实的需求已经蜕化为欲求，成为相互攀比和相互炫耀的工具，从而具有不断膨胀的趋势。第二，这种欲求的维持往往会受到金钱的制约，从而为缓解这种制约的信用消费等制度就应运而生；同时，消费能力毕竟不可能无限扩张，从而被诱导的这种需求不可能持续下去。显然，这一发展过程一旦因某种偶然因素而动摇，就会造成整个需求链的突然崩溃，从而爆发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就具有真实需要的合理需求而言，当前社会中存在着日益增大的公共需求，它源于人们需求层次的提升而非他人的诱导或劝说，从而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但这种实质性需求却往往得不到满足。第一，由于这种公共品需求具有强烈的外部性，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私人往往不愿提供；同时，公共品所需的庞大资金又使个人无力独自提供，从而导致公共品缺失。第二，在市场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政府往往只是疲于向大众解释这些问题，却缺乏实际的资金提供；同时，由于社会制度不健全，权力往往为追求私利最大化的代理人所掌控，导致富裕政府也没有将社会资金用于公共品供给。显然，正是由于私人部门不愿意提供满足低收入阶层真实需求的衣食住行等必需品，从而衍生出严重的饥饿现象，进而埋下了社会不稳定的火种。

针对上述背反现象，我们必须重新评估人类内在的真实需求和显现的表

象需要。加尔布雷斯强调,“如果个人的需求是迫切的,那么它们必须是自己产生的需求,别人为他创造的需求不会迫切”,而且,“如果生产创造了需求,人们就不能因为生产满足了需求而维护它。”^⑩尤其应该认识到,在权力不对称的现实市场中,需求往往只是生产引导或创造的,而且,这种需求具有内在的自我繁殖能力,它不断创造或派生出新的需求,却并不会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加尔布雷斯写道:“需求得到满足后,又产生了期望。生产可能通过广告和销售,继续积极创造需求,这样需求开始依赖生产。”^⑪

同时,由于基于效益原则的市场机制往往导致商品集体选择的不平衡,人们的社会性需求得不到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结构出现严重失衡,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消费理论。其实,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无视低收入阶层的生活需要,根本在于它从市场维度定义需求:低收入者的需要在现有价格水平上得不到满足,从而也就算不上是市场有效需求。基于有效需求理论,经济学脱离了对它所关注的任何物品的判断,相反,如果谁试图对生产的合理性加以评判,就会被认为是没有经过经济学训练。加尔布雷斯写道:经济学家和经济理论“以一种内在的方式捍卫了生产本身的重要性。这种捍卫也使得生产的紧迫性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产品数量。经济理论就设法以这种方式传递了在满足消费者需求方面的急迫感的转换:在过去的世界,人们认为更多的生产就意味着为挨饿、受冻的人提供更多的食物和衣服,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更多的住所;但在现在的世界,不断增加的产量是为了满足对更豪华汽车的渴求,还有更多的异国食品、更性感的服饰、更奢华的娱乐。”^⑫同时,基于有效需求概念,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就否定了“市场失灵”的可能。不仅自由市场上不可能存在短缺,因为只要将价格提得足够高就行,而且,自由市场也不会造成普遍过剩,因为缺乏有效需求会导致资源的退出。^⑬其实,低收入之所以缺乏有效需求,原因在于由于市场价格体系本身并不是中性的,现行的市场价格体系及其相应的资源配置反映的只是厂商利润最大化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

此外,也有必要对消费者至上观以及理性消费信条重新加以审视。现实市场中的需求往往不是源于人们的真实需要,而是受生产者效益原则的支配,因而市场经济根本不是真正的消费者至上。同时,由于人们的需求受到他人或社会的诱导,其消费支出往往并不满足自身福利或消费剩余最大化要求,从而也就不是理性的。其实,其他社会科学家往往致力于寻求保护人们不受欺骗、降低非理性行为的损失,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规范规章,那么,为何经济学家就不关心消费者的非理性消费呢?在现代社会中,市场不断生产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商品,每种商品的出现也往往被吹嘘为“彻底的革新和特别的改进”,但人们的需求却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满足,幸福感也没有因此而获得提升。究其原因,人们的欲望本身就是被市场催生出来的,市场竞争和生产扩

张所催生的新需求往往要大于被满足的老需求，从而使生产和欲望之间的缺口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彼得森就指出了这样两点：“第一，这表明数量不断增加的商品，并非相当于消费者深刻地感觉到有这种需要。相反，它们被生产出来，是带有这样的预期，即一旦物品开始生产，必要的欲望就可以生产出来。……第二，消费者被置于一种持续的激动不安和不满足的状态。一系列欲望一旦被高度广告化的商品或服务所满足，就有新的商品和服务出现，它们有精巧的设计、包装和改进，使得消费者再度不满足于已有的东西。”^③

当然，本文对市场经济体系缺陷的剖析以及对现代主流经济学两大市场信念的审视，目的并不是要否定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本作用，而是为了更积极地寻找解决社会需求失衡的途径。我们的理论不仅仅是解释现象，更不是合理化表象，而是要借以改造现象以服务人类的需要和理想。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却热衷于分析既定制度下的个人行为，此时人们追求的仅仅是改善个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而不是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 本文还得到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资助。

注释：

- ①加尔布雷思：《经济学与公共目标》，华夏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7 页。
- ②克莱因：《直面经济学中的权力：一个实用主义的评价》，载图尔、塞缪尔斯主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95 页。
- ③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366 篇页。
- ④加尔布雷思：《加尔布雷思文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6 页。
- ⑤乔治：《经济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16 页。
- ⑥鲍尔斯、爱德华兹、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3 页。
- ⑦Guerrien B. Irrelevance and Ideology, 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 2004, 29(6), [http://www.paecon.net/PAE Review/issue29/Guerrien29.htm](http://www.paecon.net/PAE%20Review/issue29/Guerrien29.htm).
- ⑧转引自柯兹纳：《丑陋的市场：为什么资本主义遭人憎恨、恐惧和蔑视》，载哈耶克、诺齐克著：《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7 页。
- ⑨Ludwig von Mises.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Jonathan Cape, 1936:443.
- ⑩Lukes S. Power: A Radical View, Palgrave Macmillan, 1974.
- ⑪⑫柯兹纳：《市场过程的含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2 页、第 100 页。
- ⑬威尔金森、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5 页。
- ⑭海尔布罗纳、米尔博格：《经济社会的起源》，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1 页。
- ⑮Backhouse R E. Economists and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Renewal: A Journal of La-

bour Politics, 2009, <http://www2.ier.hit-u.ac.jp/~nisizawa/backhouse.pdf>.

⑮加尔布雷斯:《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华夏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3 页。

⑰转引自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0 页。

⑱⑲⑳㉑加尔布雷斯:《富裕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6 页,第 124—125 页,第 129 页、第 115 页。

㉒德格利戈里:《权力与市场幻觉:制度和技术》,载图尔和塞缪尔斯主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51 页。

㉓彼得森:《权力与经济绩效》,载图尔和塞缪尔斯主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117 页。

Can Pure Market Economy System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Mass? A Reflection of Two Market Beliefs of Mod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ZHU Fu-qiang

(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Pure market economy system often cannot provide social mass with enough products that meet their needs. On one hand, the benefit principle followed by market mechanisms often ignores social objectives, thereby resulting in the co-existence of private affluence and public poverty. On the other hand, producers usually are much more powerful than consumers on the actual market, leading to supply-based production from producers based on profits rather than induction-based production from consumer based on needs. Obviously, the former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increase in government capability of supplying public goods, and the latter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a reflection of consumerism. Therefore, based on the benefit principle and the power structure, we should and could rethink the two market beliefs and the consumption theory of mod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Key words: market economy system; benefit principle; power structure; welfare maximum; consumer sovereignty

(责任编辑 金 澜)